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世說 假譎

宋檀道濟代魏，糧盡而還。軍士有亡降魏者，具告之。魏人追之，眾惱懼將潰，道濟夜唱籌量沙，以所餘少米覆其上。及旦魏軍見之，謂資糧有餘，以降者為妄而斬之。魏劉仁之外示長者，內多矯詐。其對賓客，破牀敞席，粗飯冷菜，衣服敝惡，乃過遇下善候當塗，能為詭激。

唐文宗蕭太后，福建人，云有母弟一人。文宗詔於故里求訪，有戶部茶綱役夫蕭洪，詐稱國舅，十數年間兩授旄鉞。事發賜死。閩人蕭本又稱太后弟，賜予巨萬，官至金吾將軍。事聞除名，長流愛州。泉州晉江縣令蕭宏又自稱太后弟。按問偽妄，配流儋州。

李密初從楊元感，元感敗，逃避至淮陽，隱姓名，自稱劉智遠，聚徒教授，鬱不得志。為五言詩曰：金風蕩初節，玉露雕晚林。此夕窮途士，鬱陶傷寸心。野平葭葦合，村荒藜藿深。眺聽良多感，徙倚獨沾襟。沾襟何所為，悵然懷古意。秦俗猶未平，漢道將何冀。樊噲市井徒，蕭何刀筆吏，一朝時運來，千古傳名謚。寄言世上雄，虛生真可愧。

蘇世長在陝州，部內多犯法，世長莫能禁，乃責躬引咎，自撻於都街五百，疾其詭。鞭之見血，世長不勝痛，大呼而走，觀者盛以為笑，議者方知其詐。

許敬宗掌知國史，虛美隱惡。為子娶尉遲敬德孫女，多得賂遺。及為敬德傳，隱諸過咎。太宗作威鳳賦賜長孫無忌，敬宗改為賜敬德焉。

杜淹與韋嗣福為莫逆之交，相與謀曰：「上好嘉遁，蘇威以幽人見征，擢居美職。」遂共入太白山，揚言隱逸，實欲邀求時譽。隋文帝聞而惡之，謫戍江表。

范處訥，武三思寮婿也，為太府卿。中宗以穀賈召處訥，問其故，三思諷太史奏其夜攝提星入太微，至帝座，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接，大臣能納忠，故有所應。中宗降詔褒述。

崔日知見事敏速，每朝廷有事，轉禍為福，以取富貴。常謂人曰：吾一生行事，皆臨時制變，不必專守始謀。每一念之不覺，芒刺在於背也。

陳少游為揚州觀察使，李希烈陷汴州，聲言欲襲江淮，少游懼，乃送款於希烈，曰：濠壽舒廬，尋令罷壘，韜戈卷甲，佇候指揮。然人不知其送款也。劉洽收汴州，得希烈偽起居注：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。少游聞之，慚而卒。

李抱真晚節好長生之術，有方士孫季長者為抱真煉金丹，給抱真曰：「服之當升仙。」遂署為賓寮。數謂參佐曰：「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，惟我遇之。他日朝上清，不復遇公輩矣。」復夢駕鶴沖天，寤而刻木鶴，衣道士衣，以習乘之。凡服丹二萬丸，腹堅不食，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。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，病少間。季長復曰：「垂上仙，何自棄也？」益服三千丸，頃之卒。

裴延齡每奏討除，皆恣聘詭慳虛妄，他人莫敢言者。延齡言之不疑，亦人之所未嘗聞，因計料造神龍寺，鬚長五丈松木。延齡奏曰：「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數千條，皆長八十尺。」上曰：「人言開元天寶中，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，須於嵐勝州彩市，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？」延齡奏曰：「臣聞賢材珍寶異物，皆在處常有，但遇聖君即出見。今此木生關輔，蓋為聖君，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？」又奏近於左藏庫檢閱，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銀，其段匹雜貨又百萬有餘，以充別庫羨餘。太府卿韋少華抗疏，以為皆是正數物。陸贄上書，以為延齡險猾售奸，詭譎求媚。

柳泌為憲宗合長生藥，自云壽四百歲。憲宗服藥多躁，為宦官所弑。泌繫獄府，吏防虞周密，恐其隱化。及解衣就誅，一無變易，但灸灼之癍泮身而已。

王鏐代杜佑鎮淮南，善小數。嘗有投匿名書者，左右取以授鏐，鏐內之靴中，靴中先有他書矣。鏐忽然採取焚之，而匿名在也。異日乃以他事連其所告者按驗之，以譎眾人。人以為神明。

劉君良累代義居，尺布尺粟無私焉。大業末，天下饑饉，君良妻勸其分析，乃竊取庭樹上鳥鷄，交置諸巢中，令群鳥鬥競，舉家怪之。其妻曰：「方今天下大亂，爭鬥之秋，禽鳥尚不能相容，況於人乎？」君良從之分別。後月餘，方知其計，中夜攬妻髮，大呼曰：「此即破家賊爾！」召諸昆弟，哭以告之。於是棄其妻，與兄弟如初。

高駢好神仙，有方士呂用之，引其黨張守一、諸葛殷同蠱惑之。殷始自鄱陽來，用之先言於駢曰：「玉皇以公職事繁重，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。」明日殷謁見，詭辨風生，駢以為神。殷病風疽，駢有畜犬，聞其腥穢，多來近之。駢怪之，殷笑曰：「殷常於玉皇前見之，別來數百年，猶相識也。」有蕭勝者，賂用之求鹽城監，駢有難色，用之曰：「用之非為勝也，近得上仙書云，有寶劍在鹽城井中，須一靈官取之，以勝上仙。左右之人欲使取劍爾。」駢乃許之。勝至鹽城數月，匣一匕首以獻用之，見稽首曰：「此北帝所佩，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。」駢乃飾以珠玉，常置坐隅。用之又刻青石為奇字，云「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」，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案，駢得之驚喜。用之曰：「玉皇以公焚修功著，將補真官，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，用之謫限亦滿，必得侍幢節同歸上清爾。」用之每對駢訶叱風雨，仰揖空際，云有神仙過雲表，駢輒隨而拜之。後用之為楊行密所誅，發其中堂，得桐人書駢姓名，桎梏而釘之。

李寰鎮晉州，表兄武恭好道而誕妄。寰生日，恭送一故皂襖子，曰：「此李西平收復京師時所服也。」恭生日，寰以一破襖頭遺之曰：「此洪崖先生初得道時襖頭也。」

朱全忠嘗與寮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，全忠獨言曰：「此木宜為車轂。」眾莫有應。有遊客數人起應曰：「宜為車轂。」全忠敖然厲聲曰：「書生輩好順口玩人，皆此類也！車轂須用夾榆，柳木豈可為之！」顧左右曰：「更何待？」左右數十人猝言宜為車轂者，悉撲殺之。

朱梁雷滿鎮澧朗，於府中濬一深潭，構一大亭於其上，每鄰道使車經由，必召燕於中，且言此水府也，中有蛟龍，奇怪萬態，惟余能游焉。或酒酣對客，即取筵中寶器，亂擲於潭中，因自褻其衣，裸露其身文，遽躍入水遍取所擲寶器，戲玩於水面，久之方出，復整衣冠就坐。其詭誕如此。

後唐莊宗與梁相抗，劉鄩軍於宗城。初鄩在洹水數日不出，寂無人聲。莊宗遣騎覘之，無斥候者，城中亦無煙火，但有鳥止壘上，時見旗幟循環往來。莊宗曰：「我聞劉鄩用兵，一日百變，必以詭計誤我。」使視城中，乃縛旗於芻偶之上，使驢負之，循環而行。而鄩去二日矣。

慕容彥超，漢隱帝時鎮鄆州，嘗召富僧數輩就食，日晏不進饌，大餒而回。如是者累日。他日復召之食，遣庖人致蠅蟲於饌中，諸僧立嘔。彥超使人驗之，則皆已肉食矣。大責其賂，乃釋之。